

青未了·连载



3

《橙红年代》

◆出版社: 山东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 骁骑校

本书描写了一个无敌小保安通过不断打拼,一步步走向飞黄腾达的故事,通过主人公的传奇经历,展现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。原作在网络上连载一年多来,已拥有5000多万读者。本书已被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,是国内第一部参评该奖项的网络小说。

是那个胖子叫你来的吧

一个保安的奋斗史



那人猛地一抬头,脸上哪里还有哭过的痕迹?一张冷峻的面孔,坚毅挺直的鼻梁,狂野不羁的眼神,紧闭的嘴唇,都散发出一股强大的男人气息,让小护士没来由地一阵心跳。刘子光微微侧身,很绅士地将门推开,请小护士先进去,然后才跟了进去。

父亲已经听母亲说过刘子光回来的事情,但是看到分别八年的儿子,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,拉着刘子光的手说不出话来。

刘子光鼻子一酸:“爸爸,我回来了。”

母亲也忍不住擦了擦眼角。

小护士在一旁帮父亲换着点滴瓶子,也跟着劝:“老爷子腰部压缩性骨折,臂部线性骨折,已经打上夹板了,没多大事儿,你们放心好了。”

忽然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音传来,一辆马6型五门掀背轿车停在急诊室门口,从里面跳出来四个年轻人,一色的板寸头,戴着墨镜,脖子上挂着金光闪烁的大粗链子,胳膊上刺龙画虎,一看就不是善类。

急诊室的门“咣当”一声被踹开,为首一个穿紫色T恤的年轻人嚣张地喊道:“至诚花园送来的保安呢?”

早上看急诊的病人不多,很快紫T恤的目光便定格在刘子光一家人身上。

“强哥,你姐夫说的不就是那个穿西装的小子么?”另一个年轻人指着身穿灰色涤纶双排扣西装的刘子光说道。

紫T恤摘下墨镜,“呸”的一口将口香糖吐在地上:“妈×的,不就是一民工么,给我打!”

小护士见状不妙,赶紧摸出手机拨打110。

二老明白怎么回事了,刚才肯定是儿子报仇去了,现在人家又打上门来,看这打扮就是道上混的,这可怎么得了?母亲猛推刘子光,声音都变调了:“小光,快跑!”

刘子光不慌不忙站起来,反倒迎着四个流氓走过来。

三个流氓也不说话,抬手就打,

刘子光径直照最前面一人小腿踹了一脚,一声脆响那人就趴下了,然后刘子光又用一记侧踢将左边一人踢飞,随即又以左脚为轴心,身子一转,右脚扫在右边那人脸上,又是当场放倒。

几个护士全看傻了,只有电影中才会出现这样精彩绝伦的身手!

紫T恤也傻眼了,眼睁睁地看着那“民工”走过来,一把捂住了自己。

“强子是吧,来来来,哥哥和你说个事。”刘子光掐着强子的后脖子往厕所走去。

来到厕所里,刘子光让强子靠墙站好,这才问道:“是那个胖子叫你来的吧?”

强子不敢说话,只好点头。“你他妈的带了三个过来算干什么的?你这要把老人吓出病来怎么办?这事大了,你得给我个说法。”

强子嗫嚅道:“哥哥,我错了还不行么?”

“认个错你以为就行了?这样吧,你先替胖子掏十万块钱,押在我这,算是预支的老人医药费,要是十年八年里没有后遗症,我就饶了你。”刘子光说着,一把将强子身边的自来水管掰弯了。

强子吓得不敢,哪敢说不行,嗫嚅道:“我没带那么多。”说着拉开带着鳄鱼标记的真皮手包,拿出一沓钱来,估摸着有六七千块。

刘子光把钱一把抓过来,顺手把马6的车钥匙也给摸出来了:“车先扣下,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还车,滚吧。”

强子连滚带爬逃出厕所,迎面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制服警察走过来。

中年男警察扫视一周,问道:“谁报的案?谁打架?”

“这位护士妹妹看错了,没人打架,他们是来送医药费的。”刘子光晃悠悠地出现了,神态自若。

“你是谁?身份证拿出来。”女警冷着一张俏脸对刘子光喝问道。

“王警官,他是我儿子刘子光,出外打工刚回来。”刘子光的老爸在病床上说道。



36

《亲子鉴定秘档》

◆出版社: 中国青年出版社
◆作者: 曾鹏宇

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



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,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,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。

“无法排除”和“无法确定”

双方争执不下,事情最后闹到了慈溪当地法院,周言要求法院判决老人财产由自己继承。

由于没有遗嘱等证据,慈溪地方法院只能以走访、排查的形式对周言所说情况进行调查核实,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位能证明此事的人证,也没有找到有力的物证,周言所说是否属实始终无法确定。为此,法院方面还找过当地亲子鉴定机构,但此时老人早已火化,无法提取样本,当地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。

2009年7月,慈溪地方法院与邓亚军取得联系,再次了解通过DNA亲子鉴定确定周言身份的可能。邓亚军告诉对方,由于现在已经无法采到老人样本,要做出100%准确的结果已经不可能。

“按目前情况看也不是没有办法做,但是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,第一种结果是无法排除两人的父女关系,第二种是不能确定。这两种结果听着很相似,但在医学上却是两个概念。如果这两种结果是可以接受的,我们就可以做这次鉴定。”邓亚军说。

经过协商,几方当事人都决定要做鉴定。随后在慈溪地方法院安排下,周言本人,周言母亲,周大爷的两个妹妹分别采集了样本邮寄到北京,进行DNA鉴定。

这桩委托邓亚军花了很大功夫,但是如她所料,最后的鉴定结果就是“无法确定”。

她也找过其他高水平鉴定机构复核,结果也都是“无法确定”。

因为无法确定周言就是周大爷的亲生子女,法院并没有支持她的诉讼请求,周大爷的遗产最后仍是由周家的11名亲属继承。

“如果周大爷还有兄弟的话可能鉴定的结果会好一些。”对邓亚军这样一个在工作上追求完美的人来说,出现“无法确定”的结果多少有些遗憾。

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看法,“如果周言的确是周大爷的女儿,在她知道自

己的身世的这两年,其实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正常的往来重塑父女亲情,这样自然就无须在父亲去世后去争夺遗产了。”

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假想,如果周大爷身无分文离开这个世界,还会有那么多亲戚这么关心他的身后事吗?

在很多电影或者电视剧里,经常可以看到财富亿万万的豪门中人,因为争夺财产无所不用其极的场景。在现实生活中,这样的故事也不少见,其情节之跌宕起伏堪比影视作品。

在南方某城,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大企业。这个企业虽然是从家庭小作坊起步,但是发展得非常迅速,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企业,年产值高达数亿,56岁的毛后平就是这个企业的总裁,总身家在10亿元以上。

曾经有杂志披露过毛后平的创业家史——改革开放初期,尚是工厂青工的毛后平耐不住创业的冲动,与两个弟弟一起成立了一个生产五金辅料的小作坊。开始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,毛后平就带着一包样品来到上海,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跑,终于在半个月后找到一家愿意进他家货的工厂,这时候他兜里就剩了8毛钱。

靠着这个小作坊,毛后平和他的两个弟弟在生意场上开始打拼。经过近30年的奋斗,毛氏的产业已经发展成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集团。

事业上经历波折才取得辉煌的毛后平,在感情上同样有过迂回曲折——还在工厂工作时他就结婚了,妻子陪着他经历了事业起步的那个阶段,两人还有了女儿晓欣。但是当毛氏企业逐步做大时,妻子的抱怨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因为毛后平开始无休止地出差,偶尔回家也是忙工作,跟客户在一起的时间比陪老婆孩子的时间还长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毛后平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了,前妻带着晓欣离开了他。两年后,毛后平与在工作中认识的张南结婚。

今宵一谜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(四字常言) 王麟
昨日谜面 萧何追得韩信归
谜底 而汉事将成也



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
网址: <http://blog.163.com/wenxue.html> <http://www.qwb.com.cn/> <http://www.sdwenxue.org/>

1 《苍蝇圆舞曲》

◆作者: 胡荣荣

如果说这就是一个蛋的话,听上去有点扯蛋

这是什么东西?魏什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。难道是一个蛋?

如果说这就是一个蛋的话,听上去有点扯蛋。

魏什默把这个像鸽子蛋一样的东西拿在手上,反复观赏,心里想,这真的会是一个蛋吗?应该是宝石之类的什么石头蛋吧?如果是石头的蛋,那么它是天生的?还是人工雕琢的?

好几年没有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伊拉克商人伊索,和魏什默久别重逢,只是草草寒暄了几句,就马上从包里拿出了这个五彩缤纷的,形状像鸽子蛋一样的东西来,放在了桌子上。这一个五彩缤纷的东西,就是现在魏什默拿在手上仔细观赏的像石头一样的蛋。

这是蛋吗?不知道!

看上去,这应该就是一个蛋。魏什默确认。只不过这个蛋,是一个晶莹剔透的蛋,还微微发出淡淡的一层五彩荧光。就是作为古玩商的魏什默这样见多识广的人,却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漂亮的荧光蛋。也许,这只不过是一个玉石雕刻的蛋罢了。难道,这会是一个真的蛋吗?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会发出荧光的蛋吗?但如果这是一个真的蛋的话,那么,这会是什么蛋呢?鸟蛋?蛇蛋?不可能吧?难道是王八蛋?魏什默对自己的幽默哑然失笑。世界上会有能够发出荧光的彩蛋吗?魏什默看着这个蛋一样的东西,一边想,同时他也感到很疑惑,伊索拿出这么一个蛋来是什么意思。难道他竟然想用这个奇怪

的蛋来抵债吗?我的天哪,他欠自己的货款可是有十多万元人民币呢。但愿他不是企图用这个奇怪的蛋来抵债。这样的话就有点扯蛋了,这个伊拉克人。尽管这几年来,魏什默对伊索的欠款早就承认放弃了,但是现在伊索既然出现了,那么,魏什默就又有坚决收回欠款的念头了。

昨天夜里,魏什默收到了伊索打来的电话。没有想到伊索还会打电话来。

魏什默虽然一直没有忘记他,却想不到他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他还以为这个首信全无的伊拉克商人一直是在故意躲避着他呢。因为,伊索还欠着他很大的一笔货款呢。对于一个贪小便宜的人来说,这

笔货款虽然未必可以舒适地过一辈子,但至少也可以开开心心地生活几年了。当然,也不排除伊索已经死亡的可能。毕竟,那是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,经常有恐怖活动发生。所以当魏什默一听到伊索的声音,就激动了。

“喂!你到哪里去了?你这个家伙!”魏什默有些气急,“你还没死?”这句几乎冲口而出的话,费了好大的劲,才被魏什默咽回去。毕竟说到“死”,不是一个令人听上去高兴的词。

“先别说我的事——说起话来很长。能够再次见到你,算我的命大。我们还是见了面再说吧。明天晚上,我可以和你见个面吗?”

“当然可以了。”没有什

么事比把那笔欠款收回来更重要的了,只要能够收回伊索拖欠着的货款,其他的事当然可以暂时让一让。没有谁比伊索更想让魏什默现在去见一见了。

“好。我去找你。你住在哪里?”

“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吧。不见不散。”伊索哈哈大笑。

既然是伊索主动来联系的,这当然已经说明他不会赖账了。但因为已经有二三年没有伊索的消息了,所以如果不把这笔货款收回来的话,说不定还会夜长梦多。钞票这东西,还是落袋为安得好。魏什默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

要不然还会有多少个日子要睡不着觉呢!

点评人: 张丽军